

编辑/肖玲 版式/唐飞雪

天光摄影师李天炳

“天光摄影师李天炳”的故事曾被东方时空的摄影师沈晓阁拍成一部纪录片，还被记入吉尼斯记录。“天炳师傅”——闽西南贫困山区的人在民歌中是这样称颂他的——1946年他偷了家里一头牛卖到城里，买了一台英国产的老式座机，从此开始了他的乡村摄影师生活。粗略统计，50多年来他扛着这台老座机翻山越岭拍了几十万张照片。神奇的是，由于山区没有电，他的底片冲印只能用自然光曝光，完全靠他开关快门的速度来控制曝光，他在屋顶的烟囱口接上竹筒自制了所谓的放大机。在长征空间的展览陈列了他用这种



李天炳的摄影作品

方式拍摄的乡村里的婚丧嫁娶、学生毕业、节日庆典等全家福，其照片质量之高让人难以想象，完全来自于他对技术设备的敏感和超凡的努力。那台老座机通身上下都有他修补的痕迹，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着，有的地方用胶布贴着，让那些肩背手举着最先进相机的艺术家们错愕惊叹。他的传奇就是以农耕时代的人对自然特有的敏感消化了现代化象征之一的摄影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化经验的另类模式。

语录山的蒋济渭

“语录山的蒋济渭”是广西的村民。他年轻时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让他先自己解决武器装备，他费尽周折弄到武器后却已经解放了。因此他以老革命自居，却从不被认可。上世纪80年代他离开家人独居在

来自民间的艺术素人

村外山脚下，每日上山在岩石上雕刻他的心中所挂；有人物浮雕毛主席、十大元帅、刘胡兰、宋庆龄、白求恩、雷锋、鲁迅，更多的是领袖语录、名人格言、中央文件的口号。他雕刻的内容完全凭记忆，所以内容之间的联系充斥着无逻辑的即兴联想，比如鲁迅像旁边的题字是“人民公社好”，宋庆龄像旁题着“学而不厌下车伊始”……20年来这些非常态的石刻从山脚逐步向上延伸，渐渐地这座小山被当地民众称为语录山而远近闻名。艺术评论家认为，他的非逻辑语言堆砌是个人生命与社会图景的灵魂纠缠；一种自我救赎自我放逐的梦魇驱使他把把自己的命运升华为历史的启示。

延安泥人王文海

“延安泥人王文海”是杨家岭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当年靳尚谊、钱绍武等画家到当地采风时，王文海曾为他们做模特，这多少启发了他动手创作的冲动。因为他最崇敬的人是毛主席，他就用泥塑塑造毛泽东像，多年来，他塑造了上千尊毛泽东像，他的家里所有的地方都摆满了各个时期、各种姿势、各种神情的毛泽东泥像，蔚为奇观。他从各种画报资料中选取形象，不讲解剖，也不同于民间泥塑的传统程序，“美院的人说我做得不像。”王文海自我解释说，“可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认得就行！”那种独特的造型的确渗透着一种温暖的人情和质朴的审美，每有人来，尤其是专业人士们，对他的泥像一概愕然称奇。

这几位素人艺术家之所以奇，重要的是他们都保留着个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中，最不斤斤计较的朴素状态，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艺术”之间浑然没有界限，所以他们都既能那么执著，又能那么从容自如。不像职业艺术家那样从事艺术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来自思想或才能，或者功名心、责任感，或者就是热爱，他们那种执著的动力让人更感叹的是与生存有关的原始力量，也许这就是民间的力量不同之处。（摘自10月10日《齐鲁晚报》施武文）

一个求职无门的女大学生，敢于转变择业观念，挑战世俗，成了一名遭人非议的女配种员，并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动物婚介所”，成了冷门行业的“大姐大”。她的创业经历，也许能给那些哀叹求职难的大学生们些许启发。

求职无门，女大学生“误入”动物配种站

1997年，李鑫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的一所理工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一步跨出大学校门，意气风发的李鑫才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有着一段很大的差距。拿着“毕业生意向分配书”，居然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只好极不情愿地把档案转回了老家河南林州。原以为回到林州，自己堂堂一个大学本科生总该能找到一家对口单位了，谁知她前前后后找了好几家，仍旧没人要她。

没办法，李鑫只好不厌其烦地到人才市场找工作。一天，一位年过半百满脸慈祥的老人喊住了她：“姑娘，来找工作的吧。我在这里招聘半个月了，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发现你在这转悠几天了，要不你就到我们单位上班吧？我们属科研单位，工资每月800元……”那一刻，李鑫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

800元尽管不算高薪，可在林州也算是一个好单位，何况它是一个“科研单位”，自己到那里正好可以一展身手。

新单位在偏僻的市郊，只见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林州市畜牧繁殖研究中心。当她走进院内，眼前呈现的是一幅破烂的景象：一幢二层的办公楼，灰头土脸地立在那里，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几间年久失修的瓦房里传来牲畜的嚎叫声……看见李鑫来了，年过半百的老站长忙不迭地跑出来，满脸笑容：“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经营情况，现在繁殖中心有公牛3头，公驴2头，公猪5头，公狗3条，主要为林州市的百万农民喂养的牲畜提供配种……”原来这是一个畜牧配种站呀，一种被羞辱的愤怒涌上李鑫的心头，她不由分说，气急败坏地向门外走去。

老站长彬彬有礼地拦住了李鑫，一副讨好的语气：“姑娘有话好说，让我把话说完，成吗？”无奈，李鑫只好坐下来，听老站长娓娓道起心中的苦衷。老站长名叫杜平，是50年代从长春某专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因为他所从事的行业太“另类”，被许多女孩瞧不起，直到40岁时才娶了一个寡妇成了家。他牙一咬，心一横，这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可如今他年事已高，眼看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总是没有一个令他满意的接班人。别看配种这活，学问大

随之，她三顾茅庐，聘回了已退休在家的老站长来担任技术顾问。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她决定将畜牧繁殖研究中心更名为“林州市动物婚介所”。为了让“动物婚介所”真正成为各种动物寻到“意中人”的理想之地，李鑫果断地卖掉了原繁殖中心的种畜，设法贷款30万元，引进了德国良种肉牛、意大利奶牛、菲律宾种驴、小尾寒羊、英国牧羊犬、新西兰红毛兔等许多名贵优良品种，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张了。

做强做大，动物婚介所做成大产业

挑战世俗，女大学生办起“动物婚介所”

着呢……他挑来挑去实在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李鑫被感动了，一种冲天的豪气从女大学生心中油然而生，她要挑战世俗，做林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配种员。

挑战世俗，女大学生誓将配种进行到底

世俗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向她扑来。首先是她的父母为她的选择感到惊愕：“闺女啊，你是堂堂的大学毕业，怎么能去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啊？你知道吗？在农村干这一行都是些老光棍，绝户头，你一个年轻姑娘啥不能干，偏偏干这工作？传扬出去，你爸妈这脸面往哪里搁啊。”

曾经与她青梅竹马、海誓山盟的男朋友也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眼泪擦干之后，这个性格倔强的姑娘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可就在她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意外的情况摆在了她的面前：

1998年初，林州市畜牧局决定撤销繁殖研究中心，不再给予财政拨款。老站长办理了退休手续，李鑫面临着下岗。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聪明的李鑫仔细分析了上级撤销畜牧繁殖中心的原因，是因为长期以来繁殖中心完全依赖政府拨款养活，经营观念陈旧，缺乏灵活的经营机制。于是，她果断地作出了一个决定：承包畜牧繁殖研究中心。

想不到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繁殖中心，当年即收回全部投资，一举扭亏为盈。李鑫还打出了“急动物所急，想动物所想”的招牌，变被动为主动，送“新郎”上门。

这样一来，李鑫的“动物婚介所”几乎挤垮了林州市所有的小配种站点，“动物婚介所”几乎独霸全林州的配种业务。

同时，林州周边县市的养殖户也纷纷打来“动物求婚电话”，李鑫大胆决策，决定成立“动物婚介联营所”。

2002年10月李鑫投资50多万元，在安阳市黄县成立了第一家“鑫鑫动物婚介所”，不到一年即收回了投资。接下来，她又在滑县、汤阴等县成立了3家“婚介所”，固定资产已达400多万元，每个“动物婚介所”的生意都异常红火。李鑫又成立了“动物医院”，招聘了3名从畜牧大学毕业的兽医专门为养殖户服务，创立了“动物食品厂”，适时为各种牲畜动物提供饲料。3年来，她以“动物婚介所”为龙头带动了附属产业的发展，每年的纯利润高达100多万元。如今，女经理李鑫共开办了4家动物婚介联营所，引进种畜300多头（只），可为30多种畜类提供“婚介服务”，并安置下岗工人43名，她自己也成了富甲一方的“动物红娘”。

（摘自《现代家庭》2003年第9期 石红刚文）

一位女大学教师，在网上以男子的身份与人聊天，无意中为丈夫引来了第三者，使原本幸福美满的婚姻走向了死亡。

我的网络与现实一样精彩

2001年8月，27岁的我读完硕士，在郑州的一所高校任教。半年后，披上了嫁衣。老公欧阳旭大我1岁，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郑州某外资企业任副总经理，年薪20万元。

我和旭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上网。闲暇之际，我们一人一杯清茶，一人一台电脑，尽享网络带来的快乐。我每周4节课，比较清闲，上网的时间要比欧阳旭多。我申请了一个付费聊天室，名为“逸情轩”。第一天聊天室的人数竟达20多人，一个月后最高在线突破60人大关。我感到我的网络生活和现实一样出色。

老公是一个标准的足球迷，他的网络天空里只有足球。

我在网上女扮男装

网络的成就感一直在我的心里作祟，突然有了一个戏谑的念头：何不假扮男子和聊天室里的女子聊聊呢？2002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退出管理员的身份，以老公的名字“旭”进入了聊天室。看着聊天室里许多熟悉的名字，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找谁聊。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个名叫“飘”的姑娘儿和我说话了。

“嗨，你好。”飘热情地向我问候。“你好。”回答她时，心里有些紧张。

“我以前的朋友叫旭，和你一样的名字，但我们分手了。”她说。“这么巧！”我的好奇心突然膨胀起来，很想知道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爱情。

“你在现实里也叫旭么？你好像不经常来这

里？”飘好奇地问。“是，我叫旭。我第一次来，呵……”我故作轻松。

飘告诉我，她是一名医生。她和男友“旭”是一个家属院里的邻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旭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又高又帅，很有才华。从医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正当她忙着准备国庆节

女硕士自掘陷阱网下被“套”

的婚礼时，旭却在一次建筑工程事故中意外丧生。

那天以后，飘在聊天室里几乎只和我一个人说话。她完全把我当成了知己。我被她感动了，几次想亮明我的真实身份，但没有勇气，只好一错再错，并将老公旭的一些资料套在自己身上。

我和她在网上结婚生子

连续1个月的时间，飘几乎天天和我聊天。我的安慰让她感到安静和温暖，我明显感觉到了她对我的依恋。她告诉我，未能与男友举行婚礼是她今生最大的遗憾。她提出与我在网上举行一次盛大的婚礼。我觉得很刺激，当即同意了。

于是我和飘相约进入一家娱乐“江湖”网站。“江湖”里结婚是有规定的，如果积分达不到一定的数量就不能结婚。为了快速积分，飘把我们的名字整天整天地挂在里面“泡点”。

结婚的日期没有刻意选择，是在飘不停地点击“求婚”按钮的情况下，“飘和旭在江湖结为伴侣”的提示突然出现在网上的系统说明中。

飘把她“账户”里的5万两银子转给我，让我筹备婚礼。加上我的存款，两人共有10万两

银子。钱并不多，我只好买了一间“茅草屋”作为新房，然后买了999朵玫瑰送给了飘，并在江湖里发出请柬，请所有的朋友参加我们的婚礼。

不久，飘说她怀孕了。果然，屏幕上已经提示我：“您的妻子已经怀孕1个月，不能再折腾了。”我大笑，我居然能让另一个女人怀孕！

我们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却等来了“您的孩子死于腹中”的消息。其实，我知道那不怪她，而是因为我们的“泡点”低，还不能生出孩子。

我让老公替我“演戏”

“旭，我可以见你吗？仅仅是想见你，好吗？”终于有一天，飘提出要和我见面。

不论怎样，我绝对不可能以女子的身份去见她，于是找了很多理由逃避她的请求。后来，我把自己和飘的聊天记录给老公看了，坦白交代了我“女扮男装”并“结婚”的故事。老公听了，笑我“变性”、“变态”，之后也常常坐在我身边看我和飘的聊天记录。

暑假来临了。我要到外地给函授生上课，时间1个月左右。出行之前，我决定让旭继续和她聊天，于是跟他开玩笑说：“你是货真价实的男人！不过，只许空谈，不许见面！”

1个月后，我回到郑州，旭开车到火车站接我，然而，旭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紧紧地拥抱着我，只是接过我的旅行包，然后象征性地揽着我的腰。

这以后，旭似乎更忙了，经常说要加班。我有些不快，但依然和以前一样上网。奇怪的是，那个叫飘的女子好像蒸发了似的，再也没有出

现。我明白，在虚拟的网络上也不能肆意欺瞒。

旭一天比一天沉默。旭的手机短信比过去增加了许多，有时夜里很晚还有短信过来。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偷看了他的短信。“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已经24小时没有见你了，漫长的3年！吻你。飘。”

飘？我几乎晕倒在地。等旭从洗手间里出来，我大声质问他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我出差后大约半个月时，在飘的一再恳求下，他和我见面了，连续多次约会。就在我回来的前两天，他和飘到宾馆开了房间。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旭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犹豫，他早就想和我说明真相，但没有勇气。现在，一切都说了，他也作了最后的决定：选择飘！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几夜，实在不甘心原本幸福的婚姻就这样终结。所以，当旭把离婚协议书放到我面前时，我没有签字：“半年之后，你来找我。如果你仍然坚持离婚，我签字。”

我和旭分居了。整整一个学期，我都魂不守舍，工作非常懈怠。

2003年3月，旭来了，带着离婚协议书。我苦笑，签上了名字。旭坚持把豪宅留给了我。

我失去了美满的婚姻，但沉重的代价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你也不能肆意地去欺骗别人；即使网上谁也不知道谁的本来面目，你也要保持一颗真诚的心。

（摘自《祝你幸福》2003年第10期 婉言口述 金勇整理）